

釋君篇

錢唐張爾田 孟劬

古者政與教之蘊蘊自孔子當政與教之未蘊也孰總攬是孰綱維是乎曰是惟君人貌天地而生自呱呱以至能名睢睢盱盱宵戴星晝戴日俯仰戴宇宙四時運行萬物孳生不知其所以然駭而大曰此何神哉因相與尊之曰天天無言必有司之者則聰明天亶之聖人聰明天亶之聖人天所降生使嫗育我民者也材武智慧舉非萬民之所逮則又駭而大曰此何神哉因相與尊之曰天子蓋言若天佑而子之者然春秋蕃

號稱天子其殂落也則號之曰帝曰皇白虎通禮記證法曰德象天地稱帝帝者天統

美大稱也可見古者帝皇之稱皆緣天而起至仁其通稱則謂之君蕃露曰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莫大於稱天故天之誥誠君詔之天之祭祀君尸之天之福祿蕃祥君降之君上受天之命下率萬民以聽命於天其制蓋略如猶太之祭司長矣說文君尊也從口從

左傳襄十四年傳曰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冠子曰君者天是故君一名而函三也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此皆古人稱君之正義

義天之子也教之皇也行政之元首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君以祭司長之資格下兼攝行政首長其後久假不歸一變而成家天下

非古人之局遂為後世專制濫觴燧義遠矣無可徵厥有徵者莫如黃帝黃帝之君萬民也史

論說 釋君篇

紀之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又曰。黃帝龍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苟非以黃帝爲教皇。安得以非人神之也。黃帝作合宮祀上帝。布政教。合宮者。萬靈之明庭。天子居之。以出納命者也。故其政典有曰。國無邪教。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是黃帝實以元首而兼教皇之尊矣。其後太史氏亦稱帝顓嚳之德曰。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剛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稱帝嚳之德曰。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稱帝堯之德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堯之薦舜於天也。使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孟子說之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由是觀之上古。君人受命於天。非教皇不能司牧萬民。天下神器。暴君不得進而覲。覲也。而不然者。則天降之以罰而黜其命。夏啟數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仲康數羲和之罪。曰。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湯既放桀於南巢。仲虺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令於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天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而伊尹之訓太甲也。至獨舉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爲嗣王戒。微子之誥。父師少師也。至獨舉殷民攘竊神祇之犧牲。怪爲紂惡之爰書。誠以人君雖尊。爲元首。苟失其教。皇之憑藉。天固得而黜陟之矣。是以古之爲教皇者。惟天所命。不必其世。夔黃帝以少典之子。繼神農氏。而王顓頊與嚳皆非軒轅之元子。堯授位舜。舜授位禹。以元首之尊。且明揚於側。陋下及匹庶。殆亦猶蒙古之有宗喀巴。衛藏之有達賴班禪焉。降至夏啟。不能承天。乃私教皇之位。號於子孫。其子孫之君臨天下者。懼萬神之不享也。萬民之不我聽也。則推其始祖爲受命之王。於是夏后氏郊天。則配鯀。而祖禹。殷人郊天。則配契。而祖湯。周人郊天。則配后稷。而祖文。王若曰。吾雖未受。

天之命。吾祖若宗。固嘗受命云爾。而神道設教。大震萬民之耳目。以鞏固一姓太平之基者。遂莫極於周公之明堂。孝經說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天者生萬物之天也。上帝五精之神。感生帝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文王配上帝。明文王陟降於天。在帝左右也。其詩有之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遂率之以朝諸侯。其在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

案方明之木。玄黃象天地青赤黑白象四方之色。蓋王者祀上帝之神位。畧如猶太教之十字架。焉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則其制自古相傳不始於周公也。

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以其職與執事焉。

明堂之制說者最為繁訟。五經異義曰。明堂今禮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

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大戶七十二  
名曰辟應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七  
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古  
人重周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  
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蓋古  
不能徵實矣今姑據所見載之其制度是非  
受終朝祖禮百神必有其合符之地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蓋泰山  
居天下之中王者神道設教之發源處天堂地獄山

由此升陟故後世流傳有泰山主  
鬼之謠此已在黃帝合宮以前矣

周公監於前代而制為明堂又以其祖升配之聲教

所訖覃於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蓋至是萬民始不敢以天意妄議後王

而有周子孫億萬年永享天祿矣周公當日鎮撫王室以忖我後人者豈非陰謀至計

也哉雖然教皇者司天之令者也司天之令天意固不欲使一姓據為私有也是故周

公既沒天厭火德凌夷以至於幽厲而我孔子乃篤生於闕里自是厥後司教與執政

者之權始犁然別白而定於一尊而三古相傳祭司長之制度遂鏟滅靡遺不容復現

於世矣政教分權此其朔也何以言之古之所謂君皆以元首而兼攝教皇之位萬民

之受治於教皇者即受治於元首我孔子由匹夫受端門之命上躋素王刪述六經撥  
亂反正教皇之尊萬古惟孔子一人

案孔子沒門弟子以有若似夫子而事之為曾子所斥孔子夏居西河曾子亦曰使人疑汝於夫子

罪一也則萬古教皇惟孔子一人克當不繼統不傳位而以行教之責公諸萬民何休注春秋所謂法其生不法其死也六經傳世日月無得而踰況後王乎較諸羅馬眞文野蠻矣自有孔子而後萬民之受治於教皇者遂不必受治於元首董子蕃露曰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天之所奪也王之予奪視乎民民之予奪其王視乎天然則天之司令者誰歟則我孔子是已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之稱非教皇烏足以副之易大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以龍德自名而不嫌非分者惟其爲教皇也春秋元年天王正月公羊傳曰王孰謂文王也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文王竊比而不嫌天越者惟其爲教皇也定士禮十七篇使後儒推而致諸天子白虎通引今文口說曰天子者爵稱也孟子傳七十子大義亦曰天子一位以天子之尊下儕於士與凡民同禮而不嫌擬不於倫者惟其爲教皇也是故惟孔子始可尊號教皇亦惟孔子尊號教皇而後世之所謂君者始失其尊故由前而觀君也者爲教皇之一徽稱由後而觀君也者不必爲教皇之一徽稱而且與萬民同聽命於教皇之下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惟天

爲大惟孔子配之。豈稱帝稱王者所得而褻揭哉。自此誼不昌而紫色蛙聲飾六藝以文。姦言始汜濫於秦漢以下矣。夫秦漢以下之君。傳子及孫。土地非不廣。漢也。卜世卜年非不繇。且遐也。以孔子教義繩之。皆不得謂之君。不得謂之君。則吾將夷諸僞。統然且稱天而謚奉至尊之廟號。以自娛焉。然且矯誣上帝之命。以虔劉我黔首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民無所措手足。悲夫。悲夫。夫妄說殄行不熄而我孔子之道不著。立黃戰野之禍。終無由絕迹。史冊也夫。